匯聚中華國粹
裝點精致生活
航城艺都
1F玉石精品館 2F家居休閒館 3F民俗工藝館 網絡商城：www.szhcyd.com
地址：深圳市羅湖區沿河南路1021號（地鐵羅湖站E2出口）電話：86-755-22318306
第二屆 "航城杯" 深港少兒書法大賽
- 報名時間：2008年7月29日–8月11日
- 報名地址：深圳市羅湖區沿河南路1021號航城藝都一樓服務臺
- 報名電話：86-755-82322458/22318306
- 報名網址：http://www.szhcyd.com
- 初賽時間：2008年8月12日（擬）
- 決賽時間：2008年8月16日（擬）
- 頒獎時間：2008年8月17日（擬）
主辦單位：
深圳市羅湖區文化局 深圳市羅湖區文聯
承辦單位：
深圳市航城投資管理有限公司

謝才華——與剪紙結緣的人

黃閑

64歲的謝才華是象山縣著名的剪紙藝人，2000年8月，他以全國個人剪紙、收藏最多載入上海大世界吉尼斯紀錄。近日，謝才華又時刻牽掛着5.12汶川大地震的受災人民，分別創作了「重建家園」、「為災區募捐」主題剪紙表達自己的關切之情，並在6月6日舉辦的寧波非物質文化遺產活動上逐一展示。

童年便與剪紙結緣

謝才華最初受到剪紙熏陶還要追溯到他的童年，那時候他經常在當地農民女畫家高妙蘭伯母家玩耍，伯母的一雙巧手能剪出許多栩栩如生的剪紙作品，這讓謝才華看得如痴如醉。而謝才華的母親也是一位剪紙巧手，一有空閒就會捏着剪刀，爲親朋好友們剪些窗花、鞋花什麼的。於是，上小學時謝才華就開始悄悄地學習剪紙，雖然剪出來的東西還不能成形。後來母親告訴他：剪紙如畫畫，動剪先有畫。從此他開始學習畫畫，每次都以出色的成績完成繪畫作業，經常受到美術老師的表揚。

1961年，謝才華被安排在公社郵電所工作。公社大門邊的那塊宣傳欄又爲他施展才華提供了場地。畫人像人，畫物類物，輪廓方正，線條細膩，圖文並茂，總讓人耳目一新。一次，有懂畫者路過觀之，留下一句「你的畫有點剪紙風格」的讚語。說者無意，聽者有心，「圖畫一剪紙、剪紙一圖畫」，謝才華對剪紙藝術的激情被重新喚起。這時握剪剪紙，得心應手，游刃有餘。習作送到老家，伯母、母親大加讚賞，自此謝才華興致更濃，信心更足。

1966年春，象山縣文化館舉行全縣文化展覽，謝才華根據當時大生產形勢，精心製作《象山白鵝歷有創匯》、《象山柑橘名揚四海》、《象山毛蟹優餚名菜》等四幅剪紙作品獲得二等獎，並刊登在《象山報》上。從此，謝才華經常向外投稿，至今已在各級報刊上發表了1000餘件剪紙作品。

嘔心瀝血作主題系列圖

謝才華萌生創作《百福圖》、《百祿圖》、《百壽圖》、《百喜圖》的念頭是在20世紀80年代中期，因爲逢年過節被要求剪那些「福、祿、壽、喜」的圖案居多，由此啓發。隨後，他一有空閒就跑圖書館、新華書店，走訪參觀古寺廟古建築，搜集資料。其中最難的是「祿」字，因民間留存的資料較少，謝才華要匯總100個不同寫法又符合書寫規則的字體，難度可想而知。後來一位慕名到謝家索求紙品的老人在得知謝才華爲「百祿圖」而發愁時，立即決定將家中一本塵封多年的古「祿」書送給謝才華，爲他完成「百祿圖」助了一臂之力。「四百圖」的完成用了他十年時間。

剪紙藝人謝才華

1997年夏，香港回歸。爲慶祝這個舉國歡騰的大事件，謝才華立馬以「千年碧玉今朝歸」爲題勾畫剪裁了100幅圖案各異的「雙龍搶珠圖」（也稱《百龍圖》），組裝成一幅50米長卷。當年6月20日送到杭州，當場被省政府選中，作爲贈送香港特別行政區的珍貴禮物。

1999年12月，又是一個普天同慶的日子。謝才華心潮澎拜，思如泉湧，紙剪成卷，每幅圖中都有兩個不同姿態的小孩依偎母親懷抱，母子同樂喜笑顏開。《百喜圖》代表寧波市政府送往澳門，澳門方面見之大喜，要求新增一幅古樸典型的剪紙品。謝才華欣然從命，日夜加班，僅用10天時間趕製一幅《百龍望明月》，再表拳拳之心。

謝才華的《十二生肖圖》共1200幅，卷長500米，是他的又一個嘔心瀝血的精心之作，曾有華僑出巨資購買，都被婉拒。他有一個夙願：待到台灣回歸、兩岸統一之時，他願將這幅珍品拱手相贈。謝才華還有一個更大宏願：他已與寧波市博物館取得聯繫，打算身後將全部作品無償捐贈給國家，表達老藝人對祖國燦爛文化的摯愛和奉獻。

謝才華與他的800米《申奧體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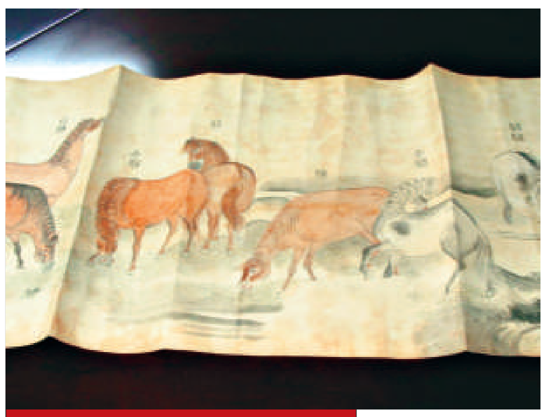
800米奧運長卷再掀熱潮

自從2001年7月13日北京申奧成功，謝才華就在構思一個設想：創作2008幅體育剪紙，獻給北京奧運會組委會，以表達自己的喜悅之情，同時再創紀錄。這樣，謝才華開始了再次衝擊吉尼斯的征程。

「除了工作、吃飯、睡覺，這六年裡我的業餘時間都給了創作。」談起這套「申奧體育」長卷，謝老感慨萬千。「我對體育是個門外漢，可以說一竅不通。從那時開始，各大報紙的體育版、體育比賽成了每天的必修課，腦子裡想的就是體育運動。」後來謝才華還到學校體育場看學生們比賽。有時爲了尋找靈感，他半夜爬起來把構思畫下來，幾乎是披星戴月地工作。

2003年12月，創作了1800多幅「申奧體育」剪紙的謝才華被上海吉尼斯總部授予創作套數最多的吉尼斯世界紀錄證書。

去年12月份，800米「申奧體育」長卷終於創作完成。「我現在正與北京奧組委聯繫，只要他們能來看看我的剪紙，相信他們一定會收下的。」謝老自信滿滿地說。接下來，他想將劉翔、姚明等中國運動名將搬上剪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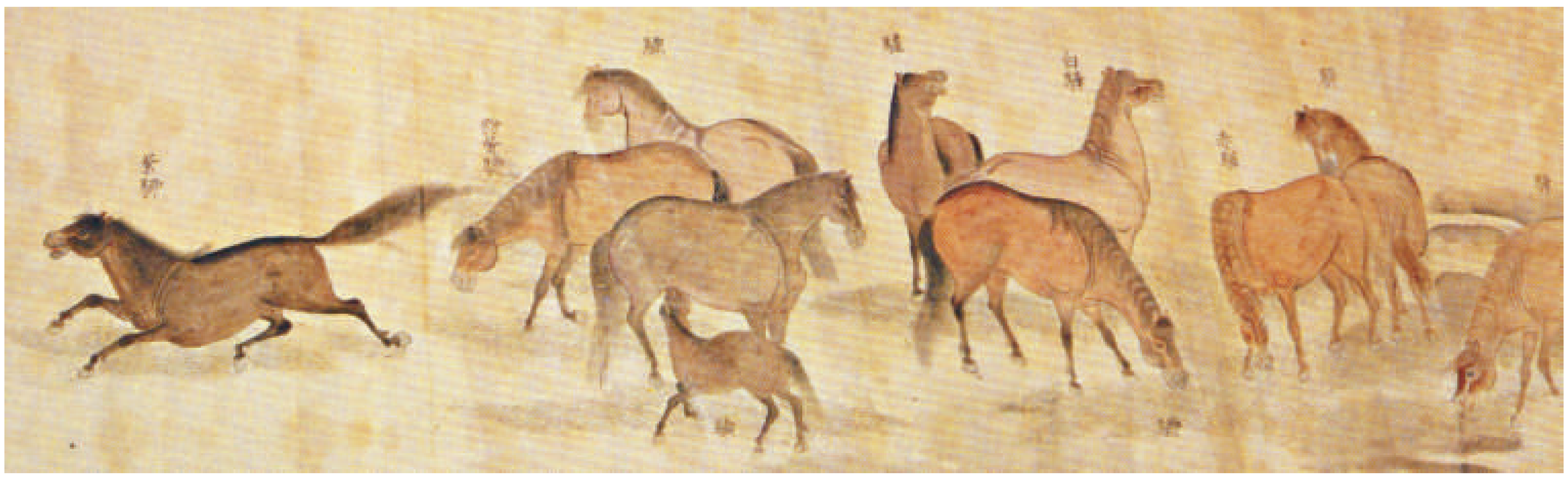
《百馬圖》長卷局部

《百馬圖》長卷局部

日本名畫《百馬圖》定格古代馬

柳海林

劉曉路生前在王雪的博物館鑒定日本文物工作照片（左一為王雪）



《百馬圖》長卷局部

作爲北京奧運馬術比賽的承辦地香港，近日迎來從荷蘭輸出的比賽馬匹。這些進口馬身材高大、皮膚光潔、毛髮飄逸，融滙美與力量。如此出色的馬種在今天已經爲數不多了。在人類征服自然的步伐加速的背景下，馬與其他的動物一樣，生存環境日趨惡劣；此外，馬的許多功能已被現代化的武器、工具、裝備所代替，馬在戰爭、生產和日常生活中的作用大大降低了。面對江河日下的窘境，馬的種類漸漸減少了，許多已經銷聲匿迹。

中國內地一位著名收藏家家王雪，珍藏的一幅三百多年前的日本畫家的《百馬圖》，對於人們重新認識許多已經消亡的古代馬，有着不可取代的特殊意義。在王雪的博物館裡，流連在《百馬圖》長卷之前，一個個躍然紙上的馬的形象，在腦海裡奔騰縱躍。那萬馬奔騰的古代景象，舒展在眼前。

《百馬圖》千金難求

這幅《百馬圖》長卷出自於日本江戶初期狩野派畫家狩野主馬助的手筆，作品的完成年份是在正保四年即公元1647年，距今已經有350多年的歷史。《百馬圖》長卷長682厘米，縱33.5厘米，爲紙本墨畫淺着色，共畫有57匹馬，其中55匹用楷體書寫馬的名稱。每一匹馬的姿勢各不一樣，形態各異、栩栩如生。王雪說，此畫是古代對馬匹分類的總結之作，歷時10年方才完成，凝聚着畫家的心血。此畫後來被作爲研究馬的文史資料保存下來，對人們認識古代馬有着不可估量的重要意義。

劉曉路（前坐輪椅者）臨終之前接受中央電視台採訪（後排左二為《百馬圖》長卷現在的主人華夏文化基金會副理事長、中日友好博物館終身館長王雪）

《百馬圖》在世間流轉三百多年後，輾轉落到現在的主人王雪手裡。王雪是專攻日本文物與藝術品收藏的內地收藏家。他現在的身份是華夏文化基金會副理事長、中日友好博物館終身館長。說到《百馬圖》的來歷，王雪回憶道，《百馬圖》是他的二十年至交劉曉路1992年從東北收購的，因爲王雪專事日本文物與藝術品收藏，他將這一珍貴畫作轉交給王雪。

雖然王雪的日本珍貴藏品不計其數，但他對這幅畫偏愛有加，一是因爲這幅畫的藝術與史料價值，二是因爲它凝聚着他與未盡天年的朋友劉曉路的珍貴友情。曾經有英國人出高價購買此畫，王雪婉言謝拒。2006年2月，日本駐華公使井出敬二參觀博物館後高金求之，王雪仍然沒有答應。在王雪心裡，有一個夢想，想以此畫爲基礎，建立國內獨一無二的馬博物館和賽馬場。

珠聯璧合打造《百馬圖》

《百馬圖》的大功告成，畫家狩野主馬助雖功不可沒，但如果沒有黑澤定幸的襄助，這一名畫也難以問世。在日本的江戶初期，人們大多不知馬的名字。出生於一個世代爲幕府掌管馬的家庭的黑澤定幸，爲了讓更多的人了解和認識馬，便按照眞實的馬去查閱各種書籍資料，採訪有關學者，搜集民間俗稱，並請當時狩野派畫家狩野主馬助畫出各種馬的形象。正是源於黑澤定幸的這一動機，以及狩野主馬助全力合作，才有了《百馬圖》。

黑澤定幸在狩野主馬助的畫上，將馬的名稱一一標註，供人按圖索驥。他這一看似畫蛇添足的作法，似乎有損畫面的整體和諧美感，但卻爲幾百年後的後人考證研究這幅《百馬圖》上的馬提供了便利，否則百年時空的隔膜，使人們對於這些大多數已經不存在於世的馬的考究，幾乎難於上青天。《百馬圖》畫作上馬的名字標註，皆以繁體漢字爲準，從中可以看出日本古代受漢文化影響之深。

《百馬圖》乃馬之群英會

馬，曾經與中國人息息相關，它們在古代主要是作爲戰爭、生產的最主要工具而受到重視，相馬也成爲一種重要的職業。在秦宮壁畫、秦漢兵馬俑、漢代帛畫、馬踏匈奴石刻、漢唐遼墓室壁畫車騎出行圖、畫像磚、畫像石、昭陵六駿和唐三彩中，馬的重要性得到充分體現。各種馬的名稱，在《詩經》、《楚辭》、《爾雅》、石鼓文、《史記》、《漢書》、《說文》中多有記載，至今在《辭海》屬於馬部的字仍有144個之多。

《百馬圖》展卷觀之，楷體書寫的馬名（繁體字）各列其中，其先後曰：「騧、駰、騅、騥、驄、白驄、黃驄、駂、驒、騅、騜、騧油馬、驄騜、赤驄、驊、騂、赤驊、白驊、騮、驆、驃、騟、粉嘴騮、紫騮、騜、駓、驊騜、驊油馬、斑騮騜、駶、騮油馬、璜騮、騟油馬、騢、赭黃馬、斑騢、駩、駱、沙駱、白駱、斑駱、騢油馬、驙、駱油馬、駱騜、騽、驪、油馬、騆魚、驄魚、璜魚、白驊魚、駱魚、騢魚、驌。」這些不同的馬錯落有致地組合在一起，像是在《百馬圖》這個舞台上，在開一場精彩紛呈的群英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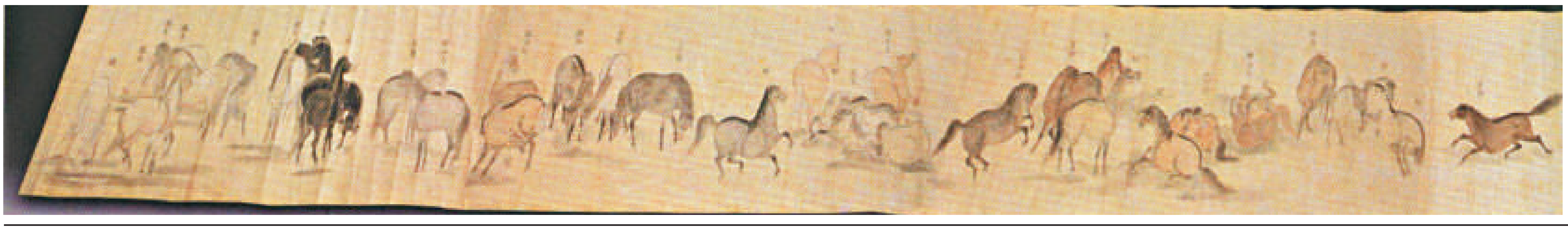
關於馬名的這些漢字，許多今人大概已經難以辨識了，但過去卻是馬的符號，它們隨着這些馬的消亡也幾乎從人們的內心消失了。王雪由此生發出一種時代變遷的滄桑感，他說當年萬馬馳騁的時代，早已被機器時代取代，馬也走入了歷史的幕後，然而人們對於馬的追懷和興趣依然不減。

早逝英才考證馬家族

《百馬圖》的前主人劉曉路曾是中國藝術研究院外國美術研究室主任，歷任《中國大百科全書·美術評論》責任編輯，曾爲東京藝術大學、東京大學、哈佛大學訪問學者，主要論著有《日本美術史》、《20世紀日本美術》、《日本繪畫百畫》、《中國帛畫》、《春秋戰國藝術史》、《宗教美術》等。他爲國家文物局、公私博物館、各地收藏家鑒定作品達30000件以上，在國內享譽「日本文物鑒定第一人」。然而，這位才華橫溢的專家，卻未盡天年，2001年8月6日病逝於北京。

劉曉路雖然已經病逝，然而《百馬圖》的現在主人王雪依然緬懷於心。王雪對劉曉路在日本文物鑒定方面的專業素養更是佩服得五體投地。他在專業方面畢其一生，孜孜以求，然而賫志而歿，實乃遺憾。

《百馬圖》上的馬雖一一被標註馬名，但是一些字在現行的辭書中已無法查尋，何況即使可查，也難以從字面的意思眞正理解，因此一切看起來並非易事。劉曉路爲了破譯這一「密碼」，生前曾花費大量時間，在浩瀚的歷史文獻的故紙堆裡爬梳甄別，終將《百馬圖》上的馬種一一詳細註釋。這種工作，沒有堅強的意志，和專業學術素養，絕難以勝任。劉曉路能完成這一重任，無愧於「日本文物鑒定第一人」之頭銜。



《百馬圖》長卷局部